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目錄

徐安貞

奉和聖製喜雨賦

除韋嗣立鳳閣侍郎平章事制

除裴耀卿黃門侍郎張九齡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制

授席豫尚書右丞等制

授王翼殿中侍御史等制

對習星厯判

對太室擇嗣判

對舉嘉遁第判

唐元覽法師碑

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

陽軍使賞紫金魚袋上柱國田公德政之碑

并

序

讓皇帝哀冊文

貞順皇后哀冊文

庠狄履溫

讓起復表

對春不脩鑑判

梁高望

雲居寺石浮屠銘

崔希逸

對藏冰不固判

孫翌

蘇州常熟縣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誌銘

并序

高延福墓誌銘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

徐安貞

安貞初名楚璧信安龍邱人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累遷中書侍郎封東海縣子天寶初卒

奉和聖製喜雨賦

惟大君之執象襲先帝之重元體至精而御物用明德而動天自乘春兮當暑洎三時而不雨何陰陽而併隔瞻雲漢以延佇而雍州之積高乃神明之舊府君告有司無作

淫祠圖應龍兮何召望愚婦兮何期禦僛伏之六沴唯蕩
蕩之上帝信天道之悠哉固人事之所制爾其園壇方壇
環以禁林拂瑤席兮列神座藉白茅兮推聖心却華蓋而
特立當赫曦之正臨幽應如響明徵在今油然作雲鬱山
川之氣淒兮爲雨變天地之陰乘空離合烟霏霧雜散影
微微清神不稀無雷電之相迫但蕭條而自飛迴颯灑於
天聽襲清涼於御衣如泰嶽之朝下似陽臺之暮歸林蘩
增飾城池共色八水青田千門紫極沈原隰於龍鱗拂薨
標於鳳翼伊萬物之同潤沉油油之黍稷匝寰海而爲期

指咸霖而一息吾君乃升玉堂闢金殿旣滌炎暑是開清
宴聽金石之克諧知神人之合忭濟濟三事稽首而言效
靈夔之鼓舞聯振鷺而飛翻欣復夏王之膳無邀漢后之
恩微臣束紳國史秉筆階阼仰宸儀之法度聞天韻之宮
徵大舜之慶雲已發武帝之秋風莫比欽豐歲之餘裕賸
先天之至理陋星斗之占冠靈臺之紀猶誠奢靡之事信
明明天子

除韋嗣立鳳閣侍郎平章事制

鸞臺鳳池清切鸞渚便蕃出納兩闡允資一德中散大夫

守天官侍郎韋嗣立當朝人傑奕代相門道周性全才高
識遠誠以待物寬而容眾往司綸翰五字見推洎處提衡
九流式序懷宗廟之掌有社稷之能宜竭忠賢翊宣政化
可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除裴耀卿黃門侍郎張九齡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制

敕風雲之感必生王佐廊廟之任爰在柱臣中大夫守京
兆尹護軍借紫金魚袋裴耀卿含元精之休體度宏遠正
議大夫前檢校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仍副知院事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挺生人之秀器識
通明並風望素高人倫是仰可以叶彼寅亮當茲啟沃幹
時待士旣資鼎實之和爲國急賢寧惟金革之事耀卿可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文館學士散官勲如故
張九齡可起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修國史
餘如故主者施行

授席豫尚書右丞等制

門下朝散大夫使持節鄭州諸軍事守鄭州刺史上柱國
席豫等早升清近備經推擇或政成大郡或績佇中朝可

以秉於樞轄正之僕御副於內府亞以尹京各恭迺職允
茲休命可依前件

授王翼殿中侍御史等制

敕朝議郎行監察御史王翼五從弟朝請郎行監察御史
級等咸以貞固爰司察視驟聞舉直亦旣懲姦歲月增浚
昇遷有序並可殿中侍御史

對習星厯判

得甲稱人有習星厯屬會吉凶有司劾以爲妖
款云天文志所載不伏

大君有位北辰列象庶官分職南正司天和玉燭而調四
時制銅儀而稽六合是則官修其業物有其方彼何人斯
而言厯數假使道高王朔學富唐都徒取銜於人間故無
聞於代掌多識前載方期爲已役成稱賤寧是潤身眷彼
司存行聞糾慝語其察變應援石氏之經會以吉凶合引
班生之志誠其偏習宜肅正刑

對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欽若古訓奉遵遺典禮崇繼體政重承邦苟冢嫡之或遺

諒昭穆之無取眷言於甲誠乎擇嗣殊無忌之不才讓德於韓宣異延陵之守節歸義於諸樊既而龜其知乎類石祁之合兆神所命也同楚平之當璧且德均則卜罕見前非年均擇賢曾無昔譴先乎幼者誠合通規人或非之孰云其可

對舉嘉遁第判

嚴虛應嘉遁科舉試策及第選曹爲非時進擬
經臺有喧訴選司以虛名乖實貶第

嚴虛草澤賢才蒲輪辟命玉臺對命旣則登科仙署縻爵

誠宜利用抑同選調詎曰非常坐見淪塞行招往訴然則
晦其跡也事等鑿坯行其道焉何論負鼎諒出處之有異
豈名實之相乖義在優賢理無貶第興言舉主誠則知人
賞先茅之地非無故實奪閒田之祿未之前聞循彼功曹
以爲直筆

唐元覽法師碑

師姓褚氏名覽兄無量舒公也爲開元侍講歸觀鄉國太
夫人年迫期頤法師昆季晨昏之地說法而已銘曰

法遠乎哉興或共住得自先覺亦曰句文不在茲教有真

傳宏是像法能詣實趣伊人謂何聞道則多如海廣大如山峩峩心猿既伏隙駟云過惟徒是頌焉知其他

正議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守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賞紫金魚袋上柱國田公德政之碑

序

聞之經國濟理長物生人者則必委成郡邑而擇其良吏然守文則溺於牽俗更法則弊於專任寬恕則失於容奸強毅則陷於傷善建用皇極難乎其人若夫剛不爲虐簡而能斷布政優優化人成俗者見於田易州焉公名琬字

正勤其先敬仲適齊因陳爲族周齊聲近遂氏於田五代
其昌罷秦人之西帝七雄方闢朝泗上之諸侯自國滅淄
上族遷關右武安以戚屬爲丞相司農以建議封陽城吾
能言之公其後也不殄厥問幽而復光曾祖君紆隋甘州
刺史祖越西州長史父思成州同谷尉名雖必聞官不求
達累濟純嘏克生忠良公應天景星含道元氣和五味以
正性備百行以資身況言談者仁之文孝悌者德之本取
與者事之會恬淡者道之符弱冠遊太學尋師授韓詩曲
禮以爲小雅傷於怨刺大戴失於奢侈功業宜先於濟理

章句非急於適時因讀孫吳兵法衛霍別傳遂仗劔從軍以功授合黎府別將歷果毅轉折衝累拜郎將中郎將尋除安北都護稍遷威衛將軍每拜命必銜一官兼一使非其幹理疇克保釐由是所向皆通眾善咸集戶部尚書王駿國之楨幹人之具瞻太子太師蕭嵩惟嶽出雲生甫翊聖王之總管朔方也帳下之畫一以詢公蕭之節度河一闕字也閫外之事不裁於已公貌無矜色口無伐辭出則推美於人入則盡慮於事議者以爲王能信善蕭能任賢居二者之間非周才孰可尋以將軍兼靈州刺史朔方軍節

度副使押渾部落仍檢校豐安定遠及十將兵馬使會遭家艱奔喪州里扶杖未起粥啜不入古之純孝何以尚茲明年林胡寇邊天子震怒起公除易州刺史鎮北邊也公聞命驚殞以死讓請情旣難奪恩爲中停廿四年禮終復除易州刺史兼高陽軍使此邦之人舊稱勇悍凜然尚荆卿之風慕燕丹之義其俗易使也其人可用也而地接邊鄙郡參軍鎮嗟哉杼軸空矣征役勤矣用非所養力盡猶求摧節義之明心就逋逃之下請公深悲其故大返其源阜其財求致其忠愛居者旣逸去者知歸星歲未周襁負

咸至豈非寬明以恕恩結其心者歟時出桑野奄觀鉅川
責其惰者則爲之怛感如遇其敗子焉勉其勤者則喜形
顏色若遇其良子焉故人感而懷之莫敢暇逸霑體塗足
唯農是務所以家粟流衍而餘糧棲畝管子曰倉廩實知
禮節則公之德政信然也歲或大旱憂心如熏如惓如焚
如焚其身曾是勤人達於鬼神及有事山川宜乎冢土祝
始告而雲合俎未徹而雨降氣有并隔災變爲蝗自西徂
東風至雨集其高也蔽日其下也被地遂能辨其疆界犬
牙不入非神鑒其德有所底之其孰能與於此夫市者利

之所聚人之所爭強或肆奪不忌於上吏取於人謂爲官
市交易不得其所朝夕爲之皆虛公撫御多方非止扑罰
家僮門客莫出城寺通商服賈日以填湊更爲一都之會
也公之下車將大變其俗其有酣歌劍舞者彈弦跼屐者
懾其雄而息其競疏其穢而復於禮以爲不積其德無以
服人也不正其身無以出令也故視無旋聽無聳其動也
可效其靜也可法四隣以是嘉其致而歸其高百姓以是
服其德而樂其行故自郡邑至乎鄉鄙莫不競者讓暴者
仁毅者溫懦者立其惟不言而化已過半矣於是詢耆舊

察人俗入而靜謀出而周視高者抑之弛者張之人之所
惡者去之人之所欲者濟之老有歸幼有長至於疾苦莫
不躬親爲之一年而下無艱急而亦無殄病矣比及三年
則有成也盡知方也洎農隙巡撫煦愉溫顏易水變其寒
風燕谷增其暖氣由是刑罰不用而君亦闕一字之使無訟

乎見於今日矣故化行乎近郡而譽達乎京師公夙昭武
烈而善於文史將以漢主憂邊故投其筆硯晉侯擇帥更
悅其詩書不然何有執繁弱之弓杖雍狐之戟而能緣飾
吏事擿發如神窮物之理盡人之性若此之至也廿七年

公次會計朝於京師廿八年春二月制攝御史中丞遷安
西都護詔書至郡郡之人吏若有所亡或號門衢或悲里
室曰自我公至吾黨其蘇今我公往吾黨其痛詣闕陳情
則長安地遠邀道攀戀而西域路絕既借寇不可則令名
空存詞曰

卓爾有立時惟田侯清標遠映高月垂秋其武也剛其文
則柔孰是師旅能牧於州靡不夙夜思皇厥中綢繆庶政
亦以訓戒天子曰俞爰嘉爾功俾守易土而和其風北燕
之南全趙之北歲有軍事人用不足從而搖之是謂苛慝

惟君莅止高明柔克柔克伊何撫如嬰孩蝗不入境旱不爲災旣庶能富通亾歸來非德之致其誰有哉水積則流德積則揚化自下國聲馳遐方允矣君子如珪如璋刻石頌之令問不忘

讓皇帝哀冊文

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戊申朔二十四日辛未寧王薨於西京之邸第旋殯於寢門之西階翌日有制冊王爲讓皇帝蓋景龍歲先帝卽位王嫡長將立爲皇太子讓大功於我皇洎薨落讓存有追崇之義粵若天寶元

年夏五月乙巳朔十七日辛酉將遷座於惠陵禮也龜策
先遠龍輜此時嗚呼哀哉皇帝遣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
左僕射攝太尉上柱國許平縣開國侯耀卿奉宵戴奠祖
筵以申天倫之憾也乃命詞臣序之典冊其詞曰

昔眞人之述作表高節於讓王太伯聞乎有周皇昆昭於
聖唐古往今來身退業昌歿而不朽揚乎耿光元祖湯慶
重熙累盛茲冢嗣之謙德迨遺靈而受命童孺之辰初王
壽春開國方大進封於蔡以委親賢是兼中外奄有於宋
復遷於寧正疇庸於地理配明德於天星或建符節言歸

闕庭既睦天愛承歡帝樂東扈溫泉西侍平樂風雅屬和
論思辨博晨超北上謁紫殿於蓬萊夕息南歸對瓊樓於
花萼莫匪恩遇周爰咨度坐而論道實惟三公登太尉兼
儀同拜司徒命司空儀刑作孚宣和國風稽以前事緬懷
逝者五王同日曜大君之一龍萬國來朝無梁王之駟馬
讓則有之崇名可追踰周盟之禮會七月之期太史造時
遣奠於茲自藩王之邸第建天子之旌旗度春明而春盡
下長樂而長辭經灞川與渭川慘容衛兮遲遲當苑門之
宮觀攀宇宙而無追仰音顏以纏慕更吾君兮望思嗚呼

哀哉瀛區有變天注終飛懷蒼梧而日遠望白雲而不歸
沈沈隴樹漠漠泉闌竭闕一音而載筆藹千祀而騰微鳴
呼哀哉高寢林間陰堂晝閒代謝今昔神之往還列昭穆
兮斯在奉忠孝於橋山嗚呼哀哉

貞順皇后哀冊文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二月庚子朔七日丙午惠
妃武氏薨於興慶宮之前院移殯春宮麗正殿之西階粵
翌日乃命有司持節冊諡曰貞順皇后以旌德飾終也洎
明年春二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將遷座於敬陵禮也

啟攢塗於春禁候重門於初旭轉靈衛於金根緬哀懷於上國亦既有命銘於貞玉其詞曰

風之始者

關二字

備內職選才淑政兼翊戴化錫丕祉繁華

鍾美我天后之從孫周桓王之季子於渭之涘重開戚里鵷鷺飛翔珮玉鏘鏘自媿好而三命乃率先於鴈行出言有章彤管有光孝慈之心諒自天啟鞠育孫幼恩流愷悌七子既均六宮有禮貴主三分於外館賢王兩闢於朱邸彼陰教兮惟微承日月之光輝輔聖人之至德故動用而無違驪谷湯泉天行暮律屬車之內陪遊之日孰謂蕩邪

茲焉遇疾關焚香山以邀元吉却屆重城彌留永畢思勿
藥之有喜痛還年之無術嗚呼哀哉覽舊館兮洞開踐芳
塵兮徘徊指甘泉之畫像謂德容之在哉自昔層城之宮
椒風之殿獲遇明主是矜邦媛有平生之渥恩無淪沒之
餘眷況貞順之寵錫伊往古而莫見卜兆考常三龜旣良
園陵蒼蒼在國之陽傍芙蓉而左轉怨桃李之春芳風卷
旌旆繁笳委咽中使護道懿親辭訣山藏玉衣地留金穴
惟清灞之永矣流國風而不竭嗚呼哀哉

厠狄履溫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

徐安貞 厠狄履溫

十三

履溫元宗朝官尚書員外郎兼充節度判官攝御史爲勸
農判官

讓起復表

草土臣履溫言臣行迕神明禍歸先父日月未幾苴麻未
變伏奉恩敕授臣駕部員外郎充朔方軍判官詔書臨門
匍匐廬次捧跪驚駭號纏痛疾氣殘毀容臣今殞越伏以
滅性非教逃天莫由敢祈孝理少察哀訴臣門緒單賤本
無兄弟惟臣一人鞠育鍾愛幼在隴畝輟臣讀書家貧本
無僕役柴水爲資臣在師氏父常有勞束脩資費母亦勤

績訓誨之漸明時忝官唯資以榮過此無報豈謂祿養纔及殃蒙已深所侍老母風氣仍積每臣崩摧撫對增病臣稍用割哀就禮間哭承顏臣若暫離母亦難保且祠祀無主几筵何依臣之憂酷特爲尤甚逮及秋季始至小祥苦廬尚新墳土猶溼聖情何忍令其輟情顧惟形骸實污冠冕臣又近染風疾似因哀瘵語事便忘居常輒驚以此從戎必不堪命伏乞憫臣艱疾察臣孤獨卒臣喪服矜臣母老則生人之本盡於哀敬國家淳風載激流俗無任荒懇

對春不脩鑑判

丁掌頌不頌於命士春不脩鑑而輒秋刷

開國承家建官分職品彙斯布卑高已陳故禮設六官必
在所掌司分九命且均其職眷彼淩人頗忝班位惟茲命
士實厠周行雖和平在時終無天昏之理而炎涼失節或
生疾疫之事備預之道寧失國經頒賜之儀豈乖常禮且
淡溪寂寂方委積於大冬虛室寥寥遂收藏於小吏春風
已解不聞脩飾之功秋露未圓方事刷清之業當其時而
不作已表非勤應合給而缺供尤彰失守不應之罰從此
自貽慢令之科宜以爲始

梁高望

高望元宗時官易州遂成縣書助教

雲居寺石浮屠銘

夫至道潛運不言而化成大象孕靈不宰之功速斯則神
元妙蹟雖日用而莫知況耳目不該豈視聽之能識由是
給園多士並赴緇林方丈比丘咸歸奈苑有想非想住法
非常樂之宗色空卽空生滅豈菩提之果於是清信士易
州新安府折衝都尉李文安遊心正覺妙達苦空知勞生
之有涯設津梁於彼岸迺於范陽縣西雲居寺爲亾妻河

東郡君薛氏敬造石浮屠一所旁求琬璧荊岫爲之獻琰
遠召良工班輸以之呈巧盤螭隱伏與雲峰而相交靈鳳
將翔共陽鳥而接翼飛空七級狀多寶之移來騰虛四迴
疑眾仙之涌出兼以山含萬象地蘊靈奇蓮沼澄光似猴
池之浴日松枝引籟若祇樹之吟風眾妙難名約數厥美
冀同拂石万劫茲山銘曰

麗哉宏壁出以崑山磨礪不日神儀婉然停停淨域
給園光浮十界色照三天眾妙功德莫惟斯重鏤鳳傍矯
雕龍上聳買地有葉福田無種利益潛通存歿偕奉

崔希逸

希逸開元中爲散騎常侍河西節度使遷河南尹

對藏冰不固判

所司藏冰不固訴云採冰戶不依尺樣

寒暑遞遷四時有凝陰之節宗廟致敬五禮標陳薦之儀
徵萬古而莫遷雖百王而不易洎乎歲伏元陸日短星昴
天寒地閉風淒雨霖積水成冰與銀牀而等潔互陰鑿井
映玉甃以生光既有栽栽之姿須備沖沖之禮苟虧六尺
之樣遂闕三冬之備祭供有罷職司其憂向若尺樣頓乖

納時不應緘默自緣蓋藏不謹今日方事推詢玉毀櫝中
是誰之過掌人自合當罪採戶未可論辜

孫翌

翌字季良河南偃師人開元中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蘇州常熟縣令孝子太原郭府君墓誌銘

并序

夫孝者百行之本故詩美張仲傳稱穎叔所以軌物而前
乎人用者也悠悠千古誰其似之實我府君能錫類矣公
諱思謨太原平陽人其先出自有周號叔之允史諱詳之
矣爾其隗以奇策立丹以志業聞泰以人倫稱象以文學

著隲祉積慶代不隕德曾王父昇周朝平東將軍上黨郡
守大父則隋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度支郎中淮陵郡守隴
右巡農使邊鄙不聳實資介冑之雄儲侍已均方知會計
之力專城無警奉使有光矣嚴考敬同皇幽素舉高第養
親不仕易曰幽人貞吉又曰素履無咎幽素之義其大矣
哉幽素府君有子其季曰我公俱仁孝絕倫感通天地太
夫人嘗有疾闕一羊突時禁屠宰犯者加刑日號泣於昊
天而不知其所出忽有慈烏銜突置之階上故得以馨潔
其膳猶疑其儻然他時憶菴蘿果屬膚發之辰有類求芙

器於木末不可得也兄弟仰天而歎庭樹爲之犯雪霜華
而實矣公取以充養且獻之北闕於時天后造周驚歎者
久矣命史臣褒贊特加旌表無幾何憶新筍復如向時之
苑結又無告焉後園叢篁忽苞而出所居從善里其竹樹
存焉異乎哉書傳所闕者今見之矣公始以孝子徵解褐
拜定州安平縣丞下車未幾而東胡作孽虔劉我士卒撓
亂我邊陲恆代之間亭候無守河決非覆簣能制原燎豈
負甕可加而公之小邑亦受屠矣身被囚虜命懸鋒鏑出
於萬死之中興其一切之計大殺寇盜載完郭郭雖田單

之復齊城曹沫之歸魯地幾以過也招慰使奏加公朱紱
撫讓不受屬內憂服闋轉江陽縣丞又應廉讓舉擢武功
尉秩滿遷常熟令凡佐三邑而宰一縣所居必化所在必
理專務於德夫何不臧公

闕一字

二昆長曰思誨易州司馬

次曰思訓大理司直不永介福俱已先世遺孤凡十有三
人或在髻鬢或居襁褓公撫之育之出入腹之子漸乎義
方女嬪於他族人不知其諸父蓋孝悌之至也稟命不融
春秋五十九開元九年正月二日寢疾終於官舍以其年
十一月甲辰朔十七日庚申祔葬洛陽東門平川禮也初

公取於彭城劉氏無子而卒再娶河南元氏有二女亦先
朝露矣琴瑟不可以終徹享祀不可以無繼又婚清河張
氏故江州刺史嘉言之孫奉禮郎慎思之女作配君子休
有烈光彼蒼如何殲我良人有子曰寃曰寃伶俜幼冲未
知飾終追遠之禮易州府君冢嫡宇採他山之石昭銘景
行其詞曰

循陔者子兮行通神明家邦必達兮休矣清聲天難忱斯
兮胡不永齡哀哀羣稚兮泣盡孤塋

高延福墓誌銘

并序

夫勞息之理達人一之然時當大明職近皇位父子併肩而事主君臣同體而多歡而萬石之慶一朝無怙可不悲矣府君諱福字延福渤海人也啟土受氏明諸典冊曾祖權祖祖父護并矜如石焉厥有全操安時處順憂患不能入懲忿窒慾軒寬莫之榮且彖貴隨時雅明尊祖我府君始議從政有光前烈傳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此之謂矣府君幼而晦明長而藏用體敬仲之慎兼伯楚之忠解褐拜文林郎守奚官丞秩滿遷本局令稍轉宮闈令兼謁者監竊以聖人之教父因子貴府君之寵嗣曰力士我大君

之信臣也。頃國步多艱，而守謀立順，以功拜右監門大將軍，兼食本邑，盡力王室，志存匡輔，元勲爛然。天眷攸屬，府君以大將軍之故，特拜朝議大夫、守內侍員外置尋、遷中大夫、正除本官，出入四代，凡更六職，行不違仁，言必合禮。由是無黜擯，無怨尤，恭而能和，簡而且肅，德著乎宮掖，名成乎寮友，而稟命不融，識者歎歎。以開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於來庭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三大斂之日。天王遣中使臨弔，贈絹三百匹。明年太歲在甲子正月壬戌朔廿一日壬午，遷窆於京兆府白鹿原之西隅，禮也。緣

喪事儀衛并皆官給可見哀榮始終禮洎泉壤初府君旁
通物情往往造極以爲生者神之主死者神之歸歸乎本
眞曷足懷也乃謀龜筮相川原經兆域畚封塋自爲安神
之所而松楸蒼然矣君子謂高公於是乎知命府君自公
之餘存乎上善每持專一之行深入不二之門範聖容寫
眞偈雖衣食所窘此心不易斯又迴嚮之能事也將罕如
茶長號哀述舊德竊慙不敏敢讓其詞銘曰

佳城一閉兮三千年棘人藥藥兮

闕一字

窮泉出郭門而一

望兮見隴樹之生烟君寧見賓御之惻默皆撫墳而涕漣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目錄

新文豐出版社藏書

王利文

上瑞麥表

孫義龍

石佛堂記

畢彥雄

大唐龍興大德香積寺主淨業法師靈塔銘

并序

衛憑

唐王屋山中巖臺正一先生廟碣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六

目錄

楊仲昌

加籩豆增服紀議

對建國判

對馬驚師徒判

韋陟

誓眾文

張楚

遊刀賦

以目無全牛必有餘地爲韻

應文辭雅麗科對策

并問

對祭五嶽判

與達奚侍郎書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六

王利文

利文河南告成人

上瑞麥表

陛下往在藩邸扈從三陽在臣宅上休憩臣宅北坂之下
陛下以爲毬場自夏徂秋往來遊賞其地因感聖氣今有
瑞麥生苗或六穗分榮或一莖數秀方圓縱橫不離場邊
自非至德潛通豈有瑞應若此

孫義龍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六

王利文 孫義龍

一

義龍元宗時人

石佛堂記

大哉乾健者斗極隣影洽於梵宮至柔者坤貞山河載於

賢劫是

闕四

域

闕二

有

闕三

風

闕一

釋提

闕四

而凝浩氣

雖復道應形器鴻鑪爲滯有之因理涉名言羣籟起談空

之臺況七覺元猷三明奧旨體權實而兼遺鑒

闕一

內而

闕一

念

闕一

彼

闕五

之可察方茲

罔象豈神妙之或

闕一

故百億須彌三千剎土仰天津而引派則業火咸消瞻覺

路之元門則情塵共偃

闕四

斯見

闕六

大矣乎至聖

闕一

仁固無得而稱已豈不以

關二字

日月德配乾坤

關一字

其蹟

者逾濶討其源者

關二字

開業寺者育王達羅

關十

當地

關三

字

龍交會

關一字

所七

關一字

元明之地遂立淨觀至大

關一字

五年天水公衛尉卿冀州刺史趙郡

關一字

趙

關一字

靈根入

淨慧

關六字

以閑邪

關一字

乾域而入室

關三字

紺並遺脩多齊

服冰紉咸歸妙藏觀其湮滅數百餘年通徹宗祊

關一字

不絕至後魏延昌武

關二字

族

關十

育王之聖

關三字

帝之英

聲撫事興言起葺寺觀初名偃角復易名隱角及至隋末

唐初

關四

姚義

關二字

之所出

關十

土恆華

關一字

其

關三字

以

永建望形勝疊障千尋列香鑪而吐霧雲樓萬室舉綺袂

以成帷

闕三字

眠樹福

闕一字

廣遠

闕十字

觀其地勢爽塏周神

師聿修淨業花臺寶刹架迴浮空層閣步檐飛丹列紫如

化城之壯麗譬

闕二字

之

闕一字

高

闕一字

氣桃

闕四字

陽

闕三字

窺上忍之門入其

闕一字

者踐菩提之域揔法門之交際者

其在徹寺主焉諱徹俗姓郭

闕一字

族

闕二字

原歷官

闕七字

爲

闕一字

氏縣人也

闕一字

祖諱貴齊岐州刺史贈輔國大將軍

氣陵

闕一字

表威鎮燕垂靈臺不新神襟自逸祖諱炎

闕十五字

小

闕六字

臺之高

闕三字

好

闕一字

下揚閣而三

闕一字

家積賜書

門

關三字

命賞次祖諱平唐初

關二十三字

聖於白虹練湯文於

青

關一字

大邱鳴雁德星之應可期

關六字

之符斯在父諱

關二字

十二字

紀

關一字

歷帳內親軍授綬戎副

關四字

許州行參軍息

關九字

雅

關十字

爲

關四字

陸縣令

關三字

落

關二字

拂衣高蹈驚三

垂之正路尋八

關二十八字

與

關二字

維那四輩及道俗等爲國

敬造淨土石仙堂臺所未能周備寺主

關二字

餘

關二十

宿

之分暉

關二字

志以董修罄虔心而孝養旁求郢匠廣召山

關二字

魯殿之新成采

關二十

刻文

關一字

於

關一字

砌

關二字

柱

於瓊階龍角爭騰翮

關一字

照室風輪

關三字

八會而

關二十

字

金匱要略卷之二十一

居字 闕七俗由乎字 闕二寺主僧字 闕一正上坐僧惠隱前都維

那字 闕一慧周字 闕一都維那字 闕二武字 闕二十門徒等字 闕一高

堂之字 闕三有遺音暗讓坐之雙尊非纏字 闕一淖字 闕一空階

於十字 闕二十鶴樹字 闕一心字 闕六此大施主令君之子娛金

素里命駕青字 闕二見石髓之字 闕一驟聽蘇門之曲空山字 闕二

乍字 闕十祇字 闕八襲緇衣之果豈非法王錫類遠被孫謀

者哉下官字 闕二樂字 闕一忝謬字 闕一膠藉孔李之通家字 闕三

之至儼字 闕二所字 闕四而多慙筆札見知在三軍而無媿人

稱顏冉器惟珪璧敢相質天書庶芳名於帝石其詞曰

法身不凋寶相

關四

他

關八

北

關三

西嶺形寫驚山

關一

如雞白駒常繫紺卉恆萋魔精夜落惠日晨隣聿修靜觀

來坐菩提狐池遶砌

關二十

跡嗣

關一

重

關一

爰有惟孝

地蔣

關一

慈咸從五養俱稱大悲銀樹開

關一

金沙映絲

猗

關一

上德折糴承訓林

關四

觴秋

關十

嶠杖節圖真

關二

字

寫妙福緣遊觀俯仰廊廟喁喁俗侶躋躋僧徒心驚夢

幻思

關二

湖鳳剎

關二

鯨鐘夜

關一

孝珠冰淨智刃霜潔

字

關六

龜碣寒暑

關一

謝微塵無絕

畢彥雄

彥雄開元十三年官正字

大唐龍興大德香積寺主淨業法師靈塔銘

并序

禪月西隱戒燈東照談真利俗稀代稱賢智炬增輝法師
一人矣法師諱象字淨業趙姓族著天水代家南陽冠冕
相輝才名繼美因官徙屬今爲京兆人也父廸天馬監沈
默攸博安昇適務時英聞出奕葉於儒門從法化生獨鍾
於釋子法師卽監之仲子也器宇恢嶷風儀宏偉長河毓
量汪然括地之姿秀嶽標形峻矣干天之氣髫年慕法弱
冠辭榮高宗忌辰方階落彩帔緇七日旋登法座觀經疑

論剖析元微念定生因抑揚理要法師夙棹元津早開靈
鍵入如來之密藏踐菩薩之空門凡所闡揚無不悅可嘆
未曾有發菩提心稟其歸戒者日逾千計法師博濟冥懷
沖用利物嘗以大雄旣沒法僧爲本每至元正創啟周飾
淨場廣延高僧轉讀眞誥游興勝會法服精鮮受用道資
出於百品預茲位者應其成數所施之物各發一願願力
宏博量其志焉風雨不已廿餘載菩薩以定慧力而大捨
法財此之謂也無適非可住必營建厥功居多思力如竭
粵延和元年龍集壬子而身見微疾心清志凝夫依風以

興隨烟而散來旣無所去復何歸夏六月十五日誠誨門
賢端坐瞪視念佛告滅嗚呼生歷五十有八卽以其年十
月廿五日陪寔於神禾原大善導閣黎域內崇靈塔也道
俗闐湊號惋盈衢不可制止者億百千矣門人思頊等乃
追芳舊簡撫美遺編永言風軌思崇前述空留鎖骨之形
敢勒銖衣之石其銘曰

佛日旣隱賢雲乃生傳持正法必寄時英時英伊何猗嗟
上人捐軀利物愛道忘身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博濟羣有
是真法師定慧通悟檀那上施願力宏廣成無住義應真

而來代謝而往哀哀門人撫膺何仰靈德若在休風可想
敢勒遺塵銘徽泉壤

衛憑

憑官左威衛錄事參軍

唐王屋山中巖臺正一先生廟碣

古之所謂列仙者執大全以御於自然遊無有以至於不
死旁午眾妙而登夫太元蓋著自元元成於天師備諸簡
寂而詳乎貞白得貞白之道者曰昇元昇元以授於體元
自三真在天羣學無主主道之柄必將有人天以司馬真

人爲木鐸歟不然元標靈符通駿若是尊師族司馬氏世居溫晉彭城王權之後隋親侍都督晟之孫皇代襄滑二長史仁最之子夫軒冕奕代是謂令緒忠賢繼出必生異人故子阿推惠許真於以降跡初成行慈茅君所以升道抑有由也宗師諱承禎字子微法號道隱生而能言幼而知道天錫奇表神仙正性老莊大旨也引而伸之楊許內學也默而存之潔其行聳其德識窮精微思入虛極議者謂冥冥之翮不可屈而致年二十一始服巾褐入道師體元先生先生中嶽之隱凡者也尊師神凝用簡情汰事落

其秉操不可瀆其執勤不知倦體元乃洒然異之他日以金根上經三洞祕錄許真行事陶公微旨盡授於我尊師高悟獨得虛融大通發揮道真出入元奧嘗夢有鳳鳥銜璽置於法案刻曰授君東華上清真人由是寶其壽神其行聽於氣息於踵則七日而外物三月而遺形一年而遊於無有矣且鑿坯而遁其隱跡非應物也狂歌而遊其內修非教人也吐騰奇術其眩愚非佞真也偃仰下位其容身非高代也尊師是以務宏道不滯其用方善救不寧其居入覲聖上九重肅廣成之謁出應時賢羣公交子訓之

請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虛受以曲成廣照以吹萬或外
符能鼓其動或內捷善閉其關或燕處而潛偶羣真或冥
升而密行上界斯則不可測已而後遊句曲步華陽之天
棲桐柏入靈墟之洞尋大霍采金瓶之實登衡山窺石廩
之祕皆山鬼貢藥天真授經猛獸護門野禽繞座若此又
不可備論也開元十二年天子修明庭之禩思接萬靈動
汧水之駕獎邀四子乃徵尊師入內殿受上清經法仍於
王屋山置陽臺觀以居之師以王屋小有之天總真之府
景氣幽歟神祇會昌矧吾道苟行奚適不可翻飛投足遂

有終焉之志更於觀之乾維高邱之午窮極絕界得中巖
臺上直大壇下繚大阜巨木圓抱鳴溪中落每養龍大谷
相鶴中峯燎金洞之眾香吸石窻之鮮氣有日矣初隱居
抄撰道書爲證真隱訣其存修之道率多闕文尊師乃著
修真祕旨十二篇見行於世至如發晨蘊以陳呪步宵壇
以飛章迴冥威於三官走故氣於百鬼一以皇極增峻息
金革水旱之虞一以人寰載清無流庸疵癘之倣亦尊師
之力也抱一守寂反道歸根之理旣盡洎鍊景迴元乘飈
蹈氣之術又備可以逶迤造物保合大均觀變化而沖和

其心撫陰陽而寥廓其眊豈兩儀之細而同其濁質萬化之雜而拘其清神哉歲乙亥夏六月十八日顧謂近侍曰吾已受職元都不復得住遂部署封檢將若遠適迨昏有赤雲繚繞摩地而來簫聲泠然乘空而去眾咸驚駭謂必上昇遽麥戶而入已蛻形矣越二十一日羣弟子相與瘞杖舄於西北之松臺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貞一并上自製碑申寵章也門人曰尊師之生也五百年甲子矣常見體如寒松心若明鑑居絕憂喜生無嗜慾昔住嵩嶂則後阜松生及移台嶺則東壁泉湧幽居於南嶽則元鶴蔽

野坐忘於茲山則綵雲滿室若乃高姿逸軌近類華陽俄
聞偉藝遠齊抱朴其善誨善誘則常以爲已任若性與天
道亦不可得而聞空其馳轅於妙門遊刃於真宰邁元德
而同世恤宣至理而障羣僞及揮斥萬仞翱翔四空凝冰
者理順捕影者心伏於戲豈古登天遊霧而不死者夫河
東郡寶鼎縣主簿司馬綱師之猶子也餐味密訓倘佯精
廬禦侮道門翹足仙事乃恢張遺寢制造新廟將謂靈仙
不妄且以虔奉有所考室也侈而大之立主也尸而祝之
徒見反宇遽遽高松杳翠靈響虛應圓光夜燭亦神異也

僉惟昔之得道者智有如江如海惟濶也我師則無不在
德有如邱如陵其高也我師則不可升故塞於瀛縣繫於
圖史豈遊其門者能象其迹而綴其美乎誠以立祠者表
靈之道刻石者宏教之端思存乎阜鄉之遺風景行乎需
平之故事若述作之奇偉見於萃集感應之幽微存乎內
傳云爾乃作頌曰

大元混茫上境遼廓冲用斯應翰飛是託道其濳微人孰
營度不有真匠疇能係作偉哉真匠乘運挺生超乎長存
隱乎無名元退首出道再演成潤色人象猗那之精至精

伊何能修體妙大象伊何能勤廣照周麾後學緣飾垂教
弱喪知歸晞光胥效從道於中以克大道終處其厚奄荒
無有七域昭賁百靈奔走夫生在命此身能久且曰無待
著名列仙嗣武貞白齊明稚川解玉何地迴旌幾年靈廟
之下空瞻洞天

楊仲昌

仲昌字曼卿太子賓客魏國公元炎子以通經爲修文生
調河陽尉開元中對策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
遷監察御史坐累爲孝義令徙下邳終吏部郎中

加邊豆增服紀議

伏奉去月二十七日敕太常卿韋縉奏稱正月十八日恩
赦節文邊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所未通宜
令禮官學士詳具奏令諸馨香之物甘旨新鮮肥濃之味
陸海所產皆充祭用每座邊豆各加十二酒爵制度亦令
廣大者褊學固陋嘗聞於師猥參廷議之末思答守官之
用謹按禮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
元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
酒醴及後聖作爲醴酪猶存元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

蘊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
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
肥濃以爲尚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旣乖
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
簋贰用缶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
之酒二簋之奠爲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
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
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
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國初貞觀之後禮法刊定今陵

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
黷於宗廟請施之於園陵愚忝主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
惟裁擇焉又外祖父母請加至大功九月姨舅齊類加至
小功五月堂姨舅舅母并請加至袒免者謹按儀禮曰外
親皆總又曰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并爲小功五
月其爲舅總鄭文貞公魏徵已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
月訖今之所加豈異前旨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
改聖後學何從堂舅堂姨舅母并升爲袒免則何以祖述
禮經乎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乎

如以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何同等而相陵乎儻
必如是淡所不便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
所不至理必然也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問之子
路對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
不忍也子路聞而遂除之此則聖人因言以立訓援事而
抑情是明例也禮不云乎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并彼
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況乎喪服之紀先王大
猷奉以周旋以匡人道一詞寧措千載是遵涉於異端豈
曰宏教伏望各依正禮以厚儒風太常所請增加愚見以

爲不可謹議

對建國判

典同置臬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或告
其越司視事詞云知無不爲

考工建官匠人營國既匡政本將懋彝倫惟彼京師式模
大壯三門烟竦九軌繩列殷稱重屋周曰明堂必有以懸
之工理資置臬之審畫規日景夜考星躔陽不遯來月焉
藏往屬吾君稽古庶政文明將大樸爲城池用無私爲宮
闕凡諸奢靡咸悉棄捐瞻言主司雖設何有況典同之務

隸在宗伯雖舉公道全非守官輒相奪倫焉以逃責望貽
出位之誠以厚正名之典

對馬驚師徒判

僕氏爲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爲無勇僕氏
遂死之或誅其功監軍請置乎理誅者執云非
罪

師貞以律大易微言羣吏聽誓先王垂則僕氏致躬廝役
頗事戎昭似乘邱之總立寧執御而無勇遂使秋一作還

塞北介冑慙容日暮城南鼓鼙傷氣監軍執簡而往操刀

必割冀圖賞罰以制忠邪但授綬匪憊流矢斯驗嘉赴敵
以徇節亦議功而何妨禮經孔昭誅德惟允實僕也之非
罪宜捨諸而無惑

韋陟

陟字殷卿宰相安石子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
夫肅宗朝爲吳郡太守會永王璘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
史大夫江東節度使事平除御史大夫拜吏部尚書卒年
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諡忠孝

誓眾文

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璠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衡國威命各鎮方隅糾合三垂翦除凶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隊命亡族無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

張楚

楚初仕爲臨淄掾調長安尉轉起居舍人遷禮部員外郎出歷司馬長史治中

遊刃賦

以目無全牛必有餘地爲韻

善乎庖丁之養刃也鋒不鈍銳不劓橫爽氣以凜凜頓霜

威之肅肅內則道協於心外則手應於目三年之後不見
全牛於是手以之發刃以之投其虛其徐刃以脗合所倚
所觸血自潛流牛之間兮稱有刃之厚兮云無以無厚之
刃入有間之軀與切泥而不別將委土而何殊忘其骨節
之難易未嘗肯繁其斯須以天合天驕然響然目不視矣
手有存焉竅之導兮自大卻之批兮自穿始以一剖終以
萬全匠石代之以運斤未可爭長孔關一殺之而用劒難
乎同年則說屠羊以淺術望鼓刀以戰慄期百發而百中
笑無固而無必乃知丁之道也可久丁之伎也難有利推

百鍊不愧於太阿聲中八音自合於經首日居月諸勇其
賈餘君欲口傳等文惠之相好我方神遇覺良庖之不如
若然者遊合逍遙之事刃合虛白之意儻遊必有方刃何
不利冉冉兮雖不可知恢恢兮常有餘地方將解千牛然
後躊躇以滿志

應文辭雅麗科對策

并問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陽相叶其彛信寒暑
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
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之刺塞

門反玷時遺宣父之嫌我國家拯彼頽綱開茲盛業朕以
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
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恆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
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疎則禮略樂以通
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外爲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
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
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
對用釋余疑

對臣聞昔在上皇之撫運也政寬事明法簡心一仰察天

道中順人情至於不言混然而化故上元所以眷命罔違
於德下人安定厥居俾獲其利暑往寒來以信之雲行雨
施以從之於是乎疫疾不生禎祥洊至巍巍蕩蕩蓋無德
而稱焉自大道既隱淳原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隨時而
損益成康已往頌聲不作俗薄禮廢政荒人亡故其詩曰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此則刺上不能
行政者也仲尼生周末傷道不行乃刪詩書定禮樂立君
臣上下之節明奢儉揖讓之序尚不敢救當代變於陪臣
而稱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

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矣自茲厥後頽波浸流有聖哲之君聰明之后豈能振彼凋弊張其紀綱不有我唐興建鴻業又寧黔首則掃地將盡求野多遺陛下統皇綱纂休運德澤汪濊仁風洋溢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勸農桑卹刑獄不奪三時之務且惜十家之產左右伊呂郡縣龔黃是以驅俗於雍熙納人於軌物者也豈不徵賢良論政要所以達四聰也臨前殿察羣言所以收九術也梓匠舒幕所以禮賢也凌人散冰所以救渴也臣竊以自古求賢之盛未若今日者矣

賜臣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宏厥理其
義安從者臣實見可久可大之規非有未敷尚闕之事此
陛下讓之至也愚臣安敢奉之若乃考前古之庶徵究禮
樂之同異辨皇王之制度詳宗廟之禮儀此則陛下懸鏡
九流常覽百氏索隱揆異鉤深致遠已在聖斷豈有疑而
疑者歟今下問愚臣遠議其事陛下豈不欲廣於明試察
臣微才臣幸對敷敢不悉情以對制策曰視聽貌言恆若
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
者立極必本於天天事著於上人事應於下昔者禹平水

土天告成功錫之以洪範九疇彝倫攸序又皇天降其有
極皇大極中也言王者能行大中之道則陰陽和風雨時
百穀用成俊乂用章也如是則視曰明聽曰聰貌曰恭言
曰從則無恆若之生自去咎徵之應矣今天瑞降地靈集
所有動作光孚化先則一以貫之道斯不遠矣制策曰禮
以飾情情疎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爲同修
外爲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
夫禮由陰作樂以陽來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誠
能感神動物安上移風或以理內爲同或以修外爲異率

由和敬靡不從之者乎施之人俗靡不盡善者乎制策曰
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莫辨
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嬴政失御漢皇乘極文
景致刑措之美武宣當雄富之盛故有四時武德之樂五
行文始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禮容自茲而備臣
才識愚陋學業虛淺猥當聖問茫然有失謹對

對祭五嶽判

所司有事恆山用沈辜御史糾失禮不服

恆山臨代惟嶽降神趙主藏其寶符武侯圖以兵勢是稱

靈鎮且在祀典眷此宗伯用祭祁寒黍稷惟馨德之是賴
牲牢不識職爾之由苟失沈埋之規何班咸秩之禮匪黷
而慢宐其不歆自孽致尤將欲誰咎請從直指之按以塞
曠官之責

與達奚侍郎書

公橫海殊量干霄偉材鬱爲能賢時負公望雄筆麗藻獨
步當時峻節清心高邁流俗其爲御史也則察視臧否糾
遏姦邪其任郎官也則彌綸舊章發揮清議其拜舍人也
則專掌綸綍翱翔掖垣其遷侍郎也則綜覈才名規模禮

物良由心照明鏡手握純鈎龍門少登鵬翼孤運猶且謙
能下士貴不易交頃辱音書恍若會面眷顧之重宿昔不
渝執翫徘徊緘藏反覆伐木之詩重作採葵之詠再興何
慰如之幸甚幸甚僕誠鄙陋素乏異能直守愚忠每存然
諾背憎嚙啗少小不爲蓮蔭戚施平生所恥故得從遊君
子廁跡周行歡會之間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輒寫芻蕘公
往在臨淄請僕爲曹掾喜奉顏色得接微猷美景良辰必
然邀賞斟酒醢肉何曾暫忘分若芝蘭堅逾膠漆時范穆
二子俱在屬城僕濫同人見稱四友嘗因醉後遂論晚慕

官資衆職許公榮陽勃然不顧公誠相期於下郡咸及爲榮志氣之間懸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尋殂唯僕尚存得觀榮貴此疇昔之情一也尋應制舉同赴洛陽是時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艱辛朝則齊鑣夜還連榻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及次新鄉同爲口號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僕答曰淇水烟波半含春色向將百對盡在一時發則須酬遲便有罰並無所屈斯可爲歡此疇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復加屯躡屬公家豎逃逸竊藏無遺賴僞裝未空同爨斯在殆過時月以

盡有無巷雖如窮坐客常滿還復嘲謔頗展歡娛公詠僕
以衣袖障塵僕詠公以漿粥和酒復有憨姬提攜破筐頻
來掃除共爲笑弄此疇昔之情三也公授鄭縣歸迎板輿
僕已罷官時爲貧士於焉貰酒猶出荒郊候得軒車便成
野酌留連數日款曲襟懷旋愴分離遠行追送他鄉旅寓
摻袂悽然雖限山川常懷夢想此疇昔之情四也公在畿
內僕尉長安多陪府庭是稱聯吏數遊魏十四華館頻詣
武七芳筵婉孌心期綢繆譙語應接無暇取與非他車公
若無悒然不樂黃生未見鄙恪偏形此疇昔之情五也公

遷侍御僕忝起居執法記言連行供奉舉目相見爲歡益
淡煥爛玉除之前馥郁香爐之下仰戴空極盡覩朝儀若
在鈞天如臨元圃此疇昔之情六也僕轉郎署先在祠曹
公自臺端俯臨禮部昔稱同舍今則同廳退每得陪行就
食尋常接坐攀由鴻鵠倚是蒹葭咫尺餘光環迴末職官
連兩載事同一家此疇昔之情七也復考進士文策同就
侍郎廳房信宿重關差池接席倚撫之務仰山彌高於時
賢郎幼年詞翰公以本司恐謗不議祁奚僕聞善必驚是
敬王粲驟請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飛騰已遷京縣雖云報

國亦忝知人此時昔之情入也凡人有一於此猶有可論
況僕周旋若斯足成漢契所以具中前好用呈寸心非欲
稱揚故爲繁冗今公全德之際願交者多昔者未達之前
欲相知者少於多甚易在少誠難則公居甚易之時下走
處誠難之日本以義分相許明非勢利相趨早爲相國所
知累遷官守其在銓管也用僕爲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
僕爲尚書郎隻字片言曾蒙激賞連讒被謗備與辨明察
於危難之情知在明教之地後緣疎情自取播遷顧三省
而多慙甘一黜而何贖歷司馬長史再佐任治中萬里山

川七周星歲從閩適越染瘴纏疴比先支離更加枯槁盡
作斑鬢難爲壯心常情尚有咨嗟故舊能無歎息非辭坎
壖但媿擲飲徧觀昔人沈淪多因推薦其有超然却貴自
達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賢須逢鮑叔以陳平之智須遇無
知以諸葛之才見稱徐庶以禰衡之俊見藉孔融如此之
流不可稱數其於樗散必待吹噓如公顧盼生光翦拂增
價豈忘朽株之事而輕連茹之詞乎卽有言而莫從未有
不言而致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
復恐傍人疎間貝錦成章僕旣無負於他人人豈有嫌於

僕愚之竊料當謂不然彼欲加諸復難重爾嘗試疑大抵如之或在蒼黃或於疑似都由聽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覺隙廉闇獨能生覺蕭朱杳不淡知備出時談可爲殷鑒且今之執政必也擇人若非文儒祇應吏道僕於藻翰留意則下筆成章僕於幹蠱專精則操刀必割歷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餘年夫琢玉爲器者尚掩微瑕俾木爲輪者猶藏小節僕縱有短身還有長至如高班要津聽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爲之嗟乎不與其間益用惆悵要欲知某郡太守以示子孫未知生涯幾何竟當遂否天不可

問人欲奚爲然則同時郎官及餘親故自僕貶黜之後亡者三十餘人皆負聲華豈無知已不與年壽相次歿於泉局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與追從亦思題篇匪朝卽夕索然皆盡非慟而誰不奈吾儕多從鬼錄獨求榮進實愧無厭向前借譽於公是謬自頃援釋氏苦空之說覽莊生齊物之言寵辱何殊喜愠無別希求速進者示必以前有永甘棄廢者未必以後無倚伏難知吉凶何定期榮暮落始富終貧范卷簣而後榮鄧賜錢而餓死當黜而貴折臂猶亨翻覆何定

闕二字

波瀾飄飄風雨任運推轉何必越

性干祈但以鄴城最當官路使命來往賓客縱橫馬少憩
鞍人當倒屣俸祿供幣蓋不足云筋力漸衰故難堪也儻
少乖阻卽起憾詞誠兼濟之義存若屢空而理在加以物
務牽率形役徒勞幸有田園在於河內控帶泉石交映林
亭密邇太行尤豐藥物數千卷足覽古今子姪五六人薄
嫺詩賦兼令佐酒何處生愁更引圍碁別成招隱風來北
牖月出東岑往往觀魚時時夢蝶唯開一徑懶問四鄰潘
岳於是閒棲梁竦由其罷歎行將謝病自此歸耕儻不遂
微誠明神是亟遠陳本末之事庶體行藏之心秋中漸涼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六

張楚

三

唯納休謚出處方異會合無期願以加飡匪唯長憶不具
張楚白